

三重唱

德儀

我踩著不變的步伐，是為了配合你到來……

這是我們倆喜愛的二重唱曲子之一《請跟我來》。音樂是我們共同的愛好。婚前，你我二個留學生在沙漠之州相識，自此形影不離：一起上圖書館、看二輪電影、吃飯、爬山、聽音樂會、赴查經班、或跟著國際學生社團郊遊、露營。

你唱，我隨，夫復何求！而《愛的真諦》——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……」亦是彼此口唱心和的樂音。

在你內心深處，《請跟我來》的曲調，本當你儂我儂地唱到地老天荒。

回顧結婚二十六年之間，三個壯丁依序插入情歌重唱的樂譜當中，打亂了你唱我的節奏、默契、和曲調。你越來越聽不見我緊緊跟隨的腳步聲。太多時候，你感到沮喪、失望、憤怒，甚至絕望。

你說，多羨慕《再別康橋》——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……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……」詩中那一走了之的瀟灑身影。然而，專情又溫和的你，總是因不捨而痛苦，有如聽到二重唱的同伴荒腔走調時，渾身不自在，不知如何自處。

雖然，我藉口三個孩子加入情歌的行列，自然得改弦易調，選唱五重唱的樂曲。其實，在不自覺中，自己彷彿美國詩人梭羅《傾聽不同的鼓聲》名作中所描述的圖像，一個人沒有跟上其他同伴的腳步，或許因為他聽到了不同的鼓聲，應該讓他的腳步跟隨他所聽到的音樂，就算脫隊也無妨。

「跟隨個人內心的曲調來釐訂自我的腳步」，這是多麼合乎世界自我主義潮流的歌聲啊！

《傾聽不同的鼓聲》、《請跟我來》、到《愛的真諦》，總是交錯流動在你我心田中。它們譜出三種不同的生命圖畫。《傾聽》有如涓涓細流，得以滋潤一片心田。《請跟我來》宛若二支河流匯成一條愛河，可以澆灌一畝田地。《愛的真諦》好似一望無際又長闊高深的海洋，它既收納大小川流，又調和天地萬物間的生活動作與存留。

回想那個復活節週末。那一週我連續開了幾天夜車，在電腦桌前處理事務，沒有守住你我愛的約定：午夜十二點以前要回房。你天天叮嚀，我天天違規。週五，受難節[P1]，從早忙到晚，過了半夜，頭痛欲裂，回到房間，上吐下瀉。我病懨懨地爬回床上，氣若游絲的對你說，頭好痛。你背對著我，冷冷丟下二個字，活該。

隔天，拖著仍虛弱的身體，又隨著孩子的活動忙了一整天。 午後，小兒開始發燒。 晚間，你留守，我出門參加小組聚會。 聚會中，收到你的簡訊，囑咐我回家前，幫小兒買退燒藥。 夜晚趕回家，客廳空無一人。 你和孩子都睡了。 我入房，走到床邊，開口轉播著晚上小組聚會的情境。 夜裡，窗外大樹枝頭上掛著一輪明月，月光灑在你側縴的身軀，空氣中充滿了暴風雨來襲前的凝重。 我提高了嗓門對你說，我有記得買退燒藥回來給小兒服用喔。 你仍背對著我，哼道，要等到你買藥回來，家裡的孩子就都死光了！

跟隨不同鼓聲的腳步，日漸忘卻請跟我來的節奏，久而久之，你熱切的愛火，被失望的大水熄滅，空餘憤怒的灰燼。

深夜裡，你我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鴻溝，唯有《愛的真諦》中那不求自己的益處、不輕易發怒、不記算人的惡……的生命旋律，可以自己捨下鼓聲，聽見你啞啞落單的心聲，可以成為一條橋，搭在鴻溝上。

親愛的，對不起，每次午夜後，我在電腦前流連忘返的背影，似乎一直在對你說，我手邊所忙的芝麻小事，比陪伴你來得重要多了。 無怪乎，你常氣得七竅生煙。

復活節清晨，燦爛的陽光灑遍大地，將夜裡的陰翳一掃而盡。 復活節崇拜後，我向你提議一起到海邊散步。 午後的海濱，涼風徐來，二人手牽著手，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洋，它的廣闊與深遠，填滿了二人內裡的坑坑洞洞。

《愛的真諦》那凡事包容、凡事相信、凡事盼望的音符，像三重唱的第三部，承載二重唱的單薄，為它拓深與增加彼此共鳴相愛的厚度。

甚麼樣的愛，可以醫治受傷的心？ 唯有永不止息的愛，完全的愛，無私的愛，犧牲的愛，不斷流溢在二重唱之間，讓《請跟我來》不僅僅是你單方面的邀請，更是跟隨《愛的真諦》的樂音，舞出夫唱婦隨的步伐。

試問，世間真有恆久不變的步伐，能無怨無悔地靜候另一半的到來嗎？

愛，能遮掩一切的過犯。

三重唱的愛，眾水不能熄滅，大火不能燒盡！

你踩著愛的步伐，是為了配合我的到來……在兩雙腳印之間，你我可以聽到永恆的足音，迴響在當中……

08-26-14